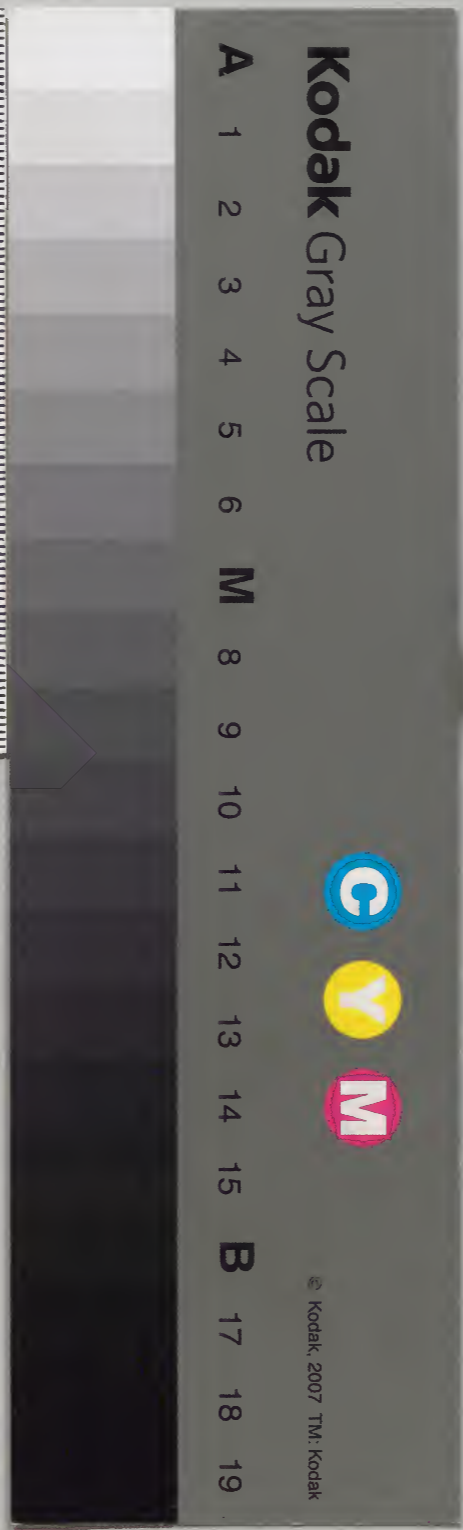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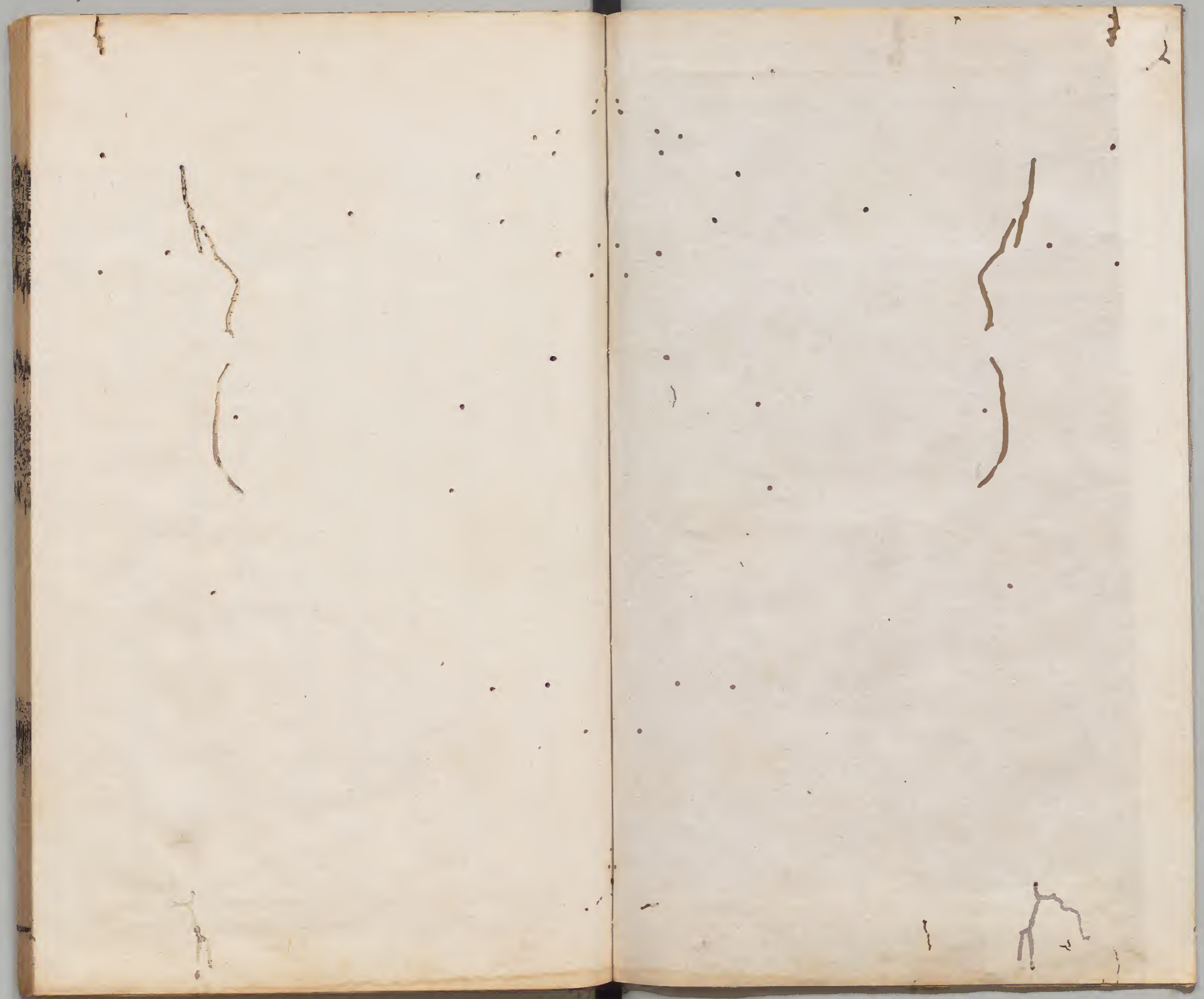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一五八六
 一九六
 六二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五八六
 六二
 二七四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86
冊數	62 (20)
函號	274 82





聘問之禮本紀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聘射。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已上聘義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
 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

旅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
 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
 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
 敢貳君也。已上郊
特牲



聘問之禮本紀二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曰：隱公即位九年，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天王遣使來聘，非正也。隱公九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胡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今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貶而書名。又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桓公四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傳曰：此譏世官，非公選也。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周衰，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穉。賢者退處華門，老而不用。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戒人主，狗大臣私意，用子弟之弱者以亂國也。桓公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胡傳曰：聘弒逆而不加貶，何也？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賙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桓公八年

祭叔來聘。穀梁子曰：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與使人。君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明此，不為交私之計矣。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胡傳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莊公二十三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冢宰上兼三公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厚矣。魯既不朝京師，又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僖公三十三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僖公三十三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左傳曰：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胡傳曰。楚子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春秋立法謹嚴。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貶之。恕以宅心。故向慕中國。則進之。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九年

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劉康公乃王母弟也。宣公享國十年。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後歸。父會齊侯葬。今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不書。宣公

十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傳曰。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公七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左傳曰。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襄公十五年

齊侯使慶封來聘。左傳曰：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

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

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

鼠亦不知也。襄公二十七年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曰：公子札來聘，謂穆子曰：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大政，不慎舉，禍必及

子。聘齊，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

納政與邑，免於欒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執政侈，難將至，政必

及子。子為政以禮，不然鄭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

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

乎？說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胡傳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

辭國而生亂者，札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襄公九年

三十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曰。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

聘問之禮統紀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國必亡。八年陳侯殺于夏氏。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行事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叙百物。朝夕獻善敗。使寡君無忘先業。又能上下說鬼神。使神無怨痛。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以備賦用。戒不虞。共幣帛。享諸侯。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辭。寡君可免罪。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聖能制議百物。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語二則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周語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還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晉語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寢門，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羽山，化爲黃能，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五日公見子產，賜莒鬲。鄭語一則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會同之禮本紀一

公會戎于潛。胡傳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漸。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之也。隱公二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

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隱公十一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胡傳曰：楚僭號稱王，憑陵江漢，三

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滅鄧，虜蔡侯鄭，以王室

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桓公二年

公會宋公于闕。胡傳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

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見屢盟長亂

數會厚疑，不以會盟為可恃也。桓公十一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子曰：姜氏負弑君之誅，甫除喪往會其兄，齊襄有王姬之戚，未踰時出，淫其

妹。天下大惡，覆載不容。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莊公二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胡傳曰：諸侯主

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相戴

為盟主，是無王也。故四稱人以誅始亂。莊公十三年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曰：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昏淫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僖公十九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傳曰公孫歸父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左傳曰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數諸朝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割而食之。今諸侯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秦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躋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襄公十四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公十一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

曰。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吾子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為本。譬如農夫。是穠是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昭公元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騰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曰。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昭公四年

公會吳于鄆。左傳曰：會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

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左傳曰：衛殺吳行人。謀于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瘐。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哀公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郎。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見太宰嚭。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舍衛侯。哀公十二年

會同之禮本紀二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左傳

甞之會。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

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子曰。然則在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迓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

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於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穀梁二則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左軍皆赤常赤旃。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

火。右軍皆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曷故。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乃就幕而會吳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

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鼓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公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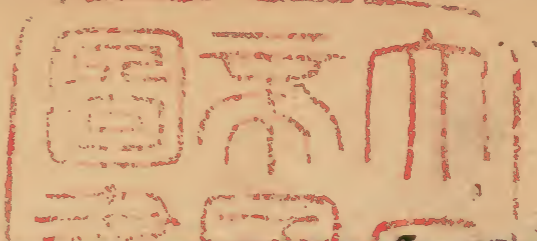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二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於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穀梁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桓公曰。余一人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伯舅無下拜。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命。敢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歸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

請楚免叔孫。左傳二則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於

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日不能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古史附

神皇正統記

卷之九

四十九

